

# 史源学视野下张燧 《千百年眼》研究

朱志先 著

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# 史源学视野下张燧 《千百年眼》研究

朱志先 著

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史源学视野下  
张燧《千百年眼》整理与研究”（2011LW018）成果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源学视野下张燧《千百年眼》研究/朱志先著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8. 8

ISBN 978-7-307-20344-0

I . 史… II . 朱… III . 笔记小说—小说研究—中国—明代  
IV . I207.4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42223 号

责任编辑:李 程

责任校对:李孟潇

版式设计:汪冰滢

---

出版发行: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cbs22@whu.edu.cn 网址:www.wdp.com.cn)

印刷: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开本:720×1000 1/16 印张:18 字数:295 千字 插页:1

版次: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20344-0 定价:59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;凡购买我社的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# 自序

拙作成稿之后，曾想请益师长为序获得勉励之语，但觉努力不够，不敢造次师门；亦想按照学界套路恳求名流作序，自感资历尚浅，岂敢恣意冒攀。煎熬之下，惟有自我剖析，对拙作略叙一二，权作自我安慰。

《千百年眼》十二卷，系晚明湘潭张燧的读书笔记，全书共分 511 个条目，每个条目皆有醒目标题。在著述性质上，属于纂辑之札记；在编撰体例上，着力会通，强调释疑；在内容分类上，可分为历史评论、史学评论、史实考证及史事记述；在内容的编排上，以时间为序，自先秦迄明代。《千百年眼》刊出后，自明代迄今，备受学人关注。

鄙人孤陋寡闻，2005 年，拜读钱茂伟先生《明代史学的历程》时，知晓张燧《千百年眼》一书，接着又拜读钱茂伟先生《张燧〈千百年眼〉：晚明史学的杰作》（《学术月刊》2001 年第 5 期）、王子今先生《〈千百年眼〉》（《博览群书》2002 年第 7 期）、鄢烈山先生《张燧的异端说》（《群言》1991 年第 9 期）等。在众家的研究与绍介下，我认识到《千百年眼》是一本好书，于是购买了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标点本《千百年眼》。仔细研读之后，在博士学位论文《明人汉史学研究》中写了一点有关《千百年眼》的内容，且发现一些内容可以继续深究之。2008 年参加工作之后，我接着继续探研《千百年眼》一书，并比照其他不同版本，究其史源，辨其异同。历经十年，从资料整理与学术研究的角度，相继撰成《〈千百年眼〉校释》和《史源学视野下张燧〈千百年眼〉研究》，形成姊妹篇。

拙作主要言及五个方面内容：其一，探究张燧的生平及《千百年眼》的版本情况。辨析学界有关张燧生平研究中的不足，指出张燧未曾东渡日本，最终卒于家；介绍《千百年眼》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。其二，考察张燧《千百年眼》的接受史。梳理《千百年眼》在明清时期、民国时期及在日本的传播接受情况。其三，考辨张燧《千百年眼》与宋、明学者著述之间的关系。诸如辨析《千百年眼》抄录宋人、明人笔记的相关情况及其原因。

其四，探析张燧《千百年眼》的编纂思想。《千百年眼》系张燧抄录他书而成，并非随意拼凑之作，其间蕴含着张燧的会通意识、识见意识、批判意识和经世意识。其五，分析张燧《千百年眼》的学术价值，主要从《千百年眼》与历史知识传播及张燧学术鉴识对学界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论析。

啰嗦之余，欲言拙作价值几许，鄙人觉得通过对张燧生平的考察、《千百年眼》史源学探究及张燧编纂思想的探研，为学界了解张燧其人及《千百年眼》一书提供参照。当然，囿于笔者识见陋浅，难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《千百年眼》，撰述中定会有不少错谬之处，敬祈学界同道斧正。

朱志先识于双璧斋

2018年5月

# 目 录

绪论	1
<b>第一章 张燧与《千百年眼》绍介</b>	14
第一节 张燧与《千百年眼》述论	14
第二节 《千百年眼》版本述要	28
<b>第二章 张燧《千百年眼》接受史</b>	39
第一节 明清时期对《千百年眼》的接受	39
第二节 民国时期对《千百年眼》的接受	50
第三节 日本对《千百年眼》的接受	83
<b>第三章 张燧《千百年眼》与宋代笔记关系考</b>	92
第一节 《千百年眼》与二苏著述关系考	92
第二节 《千百年眼》与罗大经、王楙、叶梦得、陆游、郑樵 著述关系考	98
第三节 《千百年眼》与陈埴著述关系考	106
第四节 《千百年眼》抄录宋人著述原因探析	109
<b>第四章 张燧《千百年眼》与明代笔记关系考</b>	116
第一节 《千百年眼》与杨慎著述关系考	116
第二节 《千百年眼》与李贽著述关系考	130
第三节 《千百年眼》与焦竑著述关系考	146
第四节 《千百年眼》与王世贞、胡应麟著述关系考	157
第五节 《千百年眼》与张大龄著述关系考	168
第六节 《千百年眼》与陈继儒著述关系考	185

第七节 《千百年眼》与明代其他著述关系考 .....	203
<b>第五章 张燧《千百年眼》的编纂思想 .....</b>	<b>210</b>
第一节 会通意识.....	211
第二节 识见意识.....	211
第三节 批判意识.....	214
第四节 经世意识.....	215
第五节 学术主张与编纂实践之悖论.....	216
<b>第六章 张燧《千百年眼》的学术价值 .....</b>	<b>220</b>
第一节 《千百年眼》与历史知识的传播 .....	220
第二节 张燧学术鉴识的影响.....	234
<b>余论 明代学术思想研究应关注史料之史源性考察</b> ——以张燧《千百年眼》为中心 .....	242
<b>附录 .....</b>	<b>252</b>
附录一：《千百年眼》相关序跋 .....	252
附录二：今关天彭与《千百年眼》(译文) .....	263
附录三：日本所藏《千百年眼》 .....	266
<b>参考文献 .....</b>	<b>272</b>
<b>后记 .....</b>	<b>283</b>

# 绪 论

## 一、选题意义

明代正德、嘉靖以后，官方政治对思想的控制日渐放松，加上王阳明心性之学的流播，使学界崇尚个性、追求自由的学风日渐兴盛。如吴从先所言“人各一是非，我亦一是非。布衣可以参衮钺之权，月旦非以擅春秋之柄。遇恨则骂，遇嬉则笑，遇快则赏，遇奇则惊。遇愤激则按剑相从，遇节侠则欲以身代。可以史臣之肺腑通之我，可以我之肝胆照史臣，纵口横笔，太史公复起不易吾言，而后读史无遗憾也”<sup>①</sup>。学者思想之自由，基本脱离了朱子藩篱之约束。另外，随着明代实录逐渐在世间流播，而官修国史的颓废，促使民间私人修史的风气变得非常兴盛。民间私人修史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：一是私修明代的国史；二是摘抄、整理历代正史，形成种种节选本、简编本；三是对前人著述的摘抄与改编，即以读书札记性质成书。对于明代私修国史，学界论之甚多。而后两种撰述形态，则为后人所不屑，尤其是四库馆臣对此嗤之以鼻。清代学者李慈铭称“明人割裂古书之妄习，虽多存古义，采取颇富，而支离卤莽，得不胜失”<sup>②</sup>。尽管清人及后世学者对明代摘抄、整理及改编前人著作而成书的做法诟病甚多，言其肆意割裂、没其出处掩为已有等，但此类形态中，亦不乏杰出之作，如李贽《藏书》《续藏书》即是对历代正史的节选，他以自己的理解予以重新编排，形成一部纪传体通史。因为李贽《藏书》《续藏书》的史料源于正史，其评点中征引他人的观点大多予以注明，这样使学界在研究李贽的学术时，就能做到有的放矢。但是，还有许多著述的史源问题很难把

① 吴从先：《史纲评要》，中华书局1974年版，第1页。

② 李慈铭：《越漫堂读书记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33页。

握，诸如杨慎《丹铅诸录》、焦竑《焦氏笔乘》、邹泉《尚论编》、贺详《史取》、张燧《千百年眼》等，这些著述对后世影响较大。如果不了解上述著述的史源问题，那么在论析时“张”冠李“戴”的现象是经常出现的。为更好地了解这些著述的真实面貌，使研究趋于客观，进行相关史源考察应该是必要的。因为“治史学的人所凭藉的是史料，有史料然后方有历史……治史学的人对于史料的真伪应该是最先着手审查的，要是不经过这番工作，对于史料毫不加一审查而即应用，则其虽下笔万言，而一究内容，全属凭虚御空，那就失掉了存在的资格”<sup>①</sup>。

虽然，清人对明代学术的评价并不是很客观，但明人著述不严谨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。这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，有的是仓促草率成书，有的是为“立言”而故意掩袭他人之作，有的是书商为提高发行量以名人署名，有的是作读书札记而日久成稿(这种类型的著作在随后刊刻中，往往很难区分哪些是摘抄的资料，哪些是作者的观点)，等等。这样，给明代学术史、思想史的研究，就带来很多困惑或误区。钱茂伟在探讨深化明代史学史研究时，便提出：

史源讨论可以引入史学史研究。前人编书，缺乏研究，都是材料抄来抄去。现在的编书经验告诉我们，未经过拷问，将别人的东西信手拈来，是很会出差错的。史源分析是讨论一部史著学术水平的重要手段，会促使人对材料读得更仔细。没有这种解剖，只有作品思想、体裁的整体介绍，就会显得空洞。史学史研究之所以不对历史学其它二级学科专家产生作用，正在于它的整体介绍，没有对材料来源及水平做深入研究<sup>②</sup>。

如果不对一部史著作史源学的考察，仅仅从宏观而论，的确会出现誉非其人的现象。譬如，以《疑耀》《史纲评要》来论析李贽的思想，那便是张“冠”李“戴”和“吴”冠李“戴”了。“历史研究者只有在认真考证史料、准确解读史料、合理运用史料的基础上，才能对历史问题作出相对客观正

<sup>①</sup> 顾颉刚：《当代中国史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36页。

<sup>②</sup> 钱茂伟：《明末清初明史编纂特点三论》，《史学月刊》2009年第4期，第119页。按：为行文方便，文中师长前辈皆直书其名，并非不敬。

确的结论。”<sup>①</sup>亦如陈垣先生所言：“考寻史源，有二句金言：毋信人之言。人实诳汝。”<sup>②</sup>

本书试图在对张燧《千百年眼》校点整理的基础上，探究其史源问题<sup>③</sup>，不仅可以对《千百年眼》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，同时，可以更清楚把握《千百年眼》的学术价值，进而以此为个例探究晚明的学术风气。

张燧《千百年眼》于万历四十二年刊出后，明清学人对此书有很高的评价，竞相摘抄转录。由于其书观点犀利，在清初修四库时，张燧《千百年眼》被列为禁毁书。即便如此，乾隆时期仍有不少学人在研读是书。此书明末流传到日本，在日本学界也产生很大影响，著名学者林春胜《鹅峰文集》中《论千百年眼》一文，对张燧之文予以专门论述。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《中国史学史》中征引不少《千百年眼》的内容。1888年，浙江四明人士王惕斋在日本以铜版刊印此书，随之，上海史学社、进步书局、新文化书社、大达图书供应社、河北人民出版社等纷纷刊印此书。著名学人余嘉锡、顾颉刚、周作人、金毓黻、陈登原等都参阅过此书，且多有较高评价。钱茂伟称此书乃晚明的杰作<sup>④</sup>，王子今称其为学术真金<sup>⑤</sup>。但是，面对各种不同版本流行于世，其弊端在于：民国时期的本子都是仅有句读，有些本子仅以条目的顺序排列，没有卷数，而后来有标点的本子则没有校记，且错谬处尚多，不利于学界对《千百年眼》的研究。另外，从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，对此书进行褒扬的较多，且多是以《千百年眼》的文本而论张燧的思想，较少从史源学的层面对《千百年眼》予以考察，然后再探究其价值。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，评析古人之思想，“对于古人之学

<sup>①</sup> 陈志强：《研究视角与史料——“查士丁尼瘟疫”研究》，《史学集刊》2006年第1期，第45页。李典蓉《〈清史稿·刑法志〉史源问题探析》亦指出“凡著史必有史源，追溯史书的纂修过程与取材用舍，除可了解史论的建构过程，亦可略见当代人物对史书的影响”，“今人若解释史书中的文字，务必要极加小心，立论谨慎。若将视作史料，作为观点论证之根据，务要细加考证”。（《清史研究》2012年第4期，第91、102页）

<sup>②</sup> 光明日报社史学专刊编：《史坛纵论》，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67页。

<sup>③</sup> 按：有关张燧《千百年眼》不同版本的整理，参见笔者另一拙著《〈千百年眼〉校释》。

<sup>④</sup> 钱茂伟：《张燧〈千百年眼〉：晚明史学的杰作》，《学术月刊》2001年第5期。

<sup>⑤</sup> 王子今：《千百年眼》，《博览群书》2002年第7期。

说，应具有了解之同情，方可下笔。盖古人著书立说，皆有所为而发。故其所处之环境，所受之背景，非完全明了，则其学说不易评论”，且“所谓真了解者，必神游冥想，与立说之古人，处于同一境界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，表一种之同情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，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”<sup>①</sup>。即我们在同情理解之基础上，才能更好地把握古人的思想，这就需要真正了解张燧《千百年眼》的编纂意图，做到把《千百年眼》还给《千百年眼》的前提下，才能比较准确地分析张燧的学术思想及《千百年眼》的价值<sup>②</sup>。

正是鉴于上述想法，本书的学术价值及其实践意义，可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
第一，从接受史的角度来考察张燧《千百年眼》在中国及日本不同历史时段的接受情况，便于把握《千百年眼》之影响。

第二，通过对张燧《千百年眼》与杨慎、李贽、焦竑、张大龄等相关著述之间关系的考察，有助于探究张燧纂辑《千百年眼》的编纂思想，进而有助于学界更准确地把握《千百年眼》的学术价值。

第三，从史源学的角度来考察张燧《千百年眼》与焦竑、张大龄等相关著述的关系，不仅有助于了解张燧撰述《千百年眼》的编纂意图，且有助于探析明代的学风问题。

## 二、学术史回顾与前瞻

### (一) 有关张燧《千百年眼》之学术研究

#### 1. 研究成果

从1888年王惕斋以铜版刊印《千百年眼》后，以不同形式刊印的版本

<sup>①</sup> 陈寅恪：《冯友兰〈中国哲学史〉上册审查报告》，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三联书店2001年版，第279页。

<sup>②</sup> 恰如顾颉刚所言：“我们所以不能丢去伪书的理由：（一）用之已久，影响甚大；（二）用史的眼光看，作伪状况也是史；（三）可以考一个人或一种学说变迁的样子，可以知大家对于他的观念怎样。”参见顾颉刚：《顾颉刚读书笔记》卷一《伪书不能废》，中华书局2011年版，第259页。《千百年眼》在撰述方面虽然有很多缺憾，通过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，可见此书的撰述形态，亦可窥明清时期之学风。

较多，但学界多是征引其内容，或是略作简评，真正进行系统研究的还比较少。

目前对张燧《千百年眼》的研究有两种形态。

第一是学术研究，诸如对《千百年眼》进行系统研究。王蔚《千载得失利弊之“异说”》指出：“张燧生于明万历年间，他以史论随笔的灵活形式，大胆地道出了他对有史以来各类文史典籍、史实人物的新颖见解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。”<sup>①</sup>鄢烈山《张燧的“异端”说》介绍了张燧学说“异端”的表现<sup>②</sup>。钱茂伟《张燧〈千百年眼〉：晚明史学的杰作》通过对《千百年眼》的梳理，分析张燧的学术思想、《千百年眼》关于史学的思考及《千百年眼》的历史地位，认为《千百年眼》系晚明史学的杰作，“改变了明代史学的形象”<sup>③</sup>。针对钱茂伟的研究，王嘉川认为“钱先生是赞誉张燧而不是胡应麟。明人学风空疏，引据前人往往不注出典，张燧《千百年眼》即为一例，钱先生未究史源，不免所誉非人”<sup>④</sup>。王嘉川评论胡应麟的史论影响时指出，晚明张燧的史论之作《千百年眼》，其正文第一条“上古文籍”即节抄胡应麟《经籍会通》正文第一条，而其全书所引录胡应麟论述二十余条，绝大多数都是稍异数字而直接引录，但只是在其卷十“李泰伯非不喜孟子”一条中批驳胡应麟论述“无根”时，才惟一一次点出“胡元瑞”这一姓名<sup>⑤</sup>。王氏此论，比较有道理，但由于研究对象不一，王氏对此问题没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。王子今《千百年眼》以张燧论秦汉史为例，分析张燧历史鉴别力，称《千百年眼》乃“学术的真金”<sup>⑥</sup>。周文象《张燧〈千百年眼〉

① 王蔚：《千载得失利弊之“异说”》，《读书》1988年第12期，第71页。

② 鄢烈山：《张燧的“异端”说》，《群言》1991年第9期。

③ 钱茂伟：《张燧〈千百年眼〉：晚明史学的杰作》，《学术月刊》2001年第5期，此文又见于钱氏《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》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285~299页）。另，钱氏《张燧和〈千百年眼〉》（《社会科学报》2000年7月27日）是对《千百年眼》一书的介绍。钱氏属于学界较早系统研究《千百年眼》者，其观点对学界影响较大，遗憾之处在于缺乏对《千百年眼》史源方面的考虑。

④ 王嘉川：《布衣与学术：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，第365页。

⑤ 王嘉川：《布衣与学术：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，第405页。

⑥ 王子今：《千百年眼》，《博览群书》2002年第7期。此文已经指出《千百年眼》中“秦法弃灰”“七国缓削则不反”存在史源问题。

研究》从“张燧生平与《千百年眼》的刊刻与著录”“《千百年眼》的史料解析”“《千百年眼》的内容研究”“《千百年眼》的史学价值”四个方面对《千百年眼》予以研究，尤其是张燧生平的考察，颇具新见<sup>①</sup>。谢贵安《中国史学史》对张燧的史论进行了探究<sup>②</sup>。

第二是知识传播。诸如将《千百年眼》内容予以白话翻译的，像昆仑出版社《千百年眼》之翻译本<sup>③</sup>、何木风等《历史的千年眼》<sup>④</sup>之类。王克忠主编《小故事大人生》收录张燧《千百年眼》众多内容，其体例是以小故事的形式把《千百年眼》的内容予以白话翻译，对《千百年眼》的描述是：“此书上起远古，下迄明代，涉及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教、科技，还有很多为正史所不载的逸闻轶事。记述具体，议论新奇。正如书名所示，作者想要看透千百年来中国的历史。”<sup>⑤</sup>

贾嵒生主编，赵子仪编著《笔记小品精粹》共选录张燧《千百年眼》一书 84 个条目，主要是对其内容进行翻译。如：“尧帝仁心”“微子并未去周”“左氏贬损荀息”“南子是谁”“春秋时的葬法”“庄周之情”“吕不韦的愚蠢”“秦为什么能称帝”“九鼎不被秦所使用”“天亡秦”“项羽的忧患不是刘

<sup>①</sup> 周文象：《张燧〈千百年眼〉研究》，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11 年。按：台湾东吴大学 2013 届史学硕士毕业生陈盈明撰有《张燧〈千百年眼〉研究》毕业论文，指导老师为黄兆强。遗憾笔者寡闻未能见到此学位论文，仅见其目录（该论文共分三章，第一章“《千百年眼》中的评价与分析”，论析“对豪杰形象以及对情感、生命的重视”“论政治缺失与论制度”“评价中的‘忠’概念”；第二章“《千百年眼》中的学思与价值观”，论析“正统论”“张燧的宗教倾向”“历史意识”；第三章“《千百年眼》中的考据”，分析“该书中的各式考据”“运用时序为考据工具及比较归纳法的应用”）。

<sup>②</sup> 谢贵安：《中国史学史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，第 346~348 页。

<sup>③</sup> 张燧著，邱崇丙译注：《千百年眼》，昆仑出版社 2001 年版。按：此本在标点上基本和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《千百年眼》一样，所谓译注只有白话翻译，没有注释。

<sup>④</sup> 何木风、陈小蒙：《历史的千年之眼》，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。按：此著是对《千百年眼》中故事典例予以白话解说，此书封面提示《千百年眼》是“一部被誉为凝聚中国古代学术遗产的精华之作，一部史识独异、质疑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旷世奇书，一部盛传久远、被治学论道者无比推崇的历史札记”。其《前言》指出“发挥张燧本意……一册在手，张燧的高见一览无余”。但遗憾的是如果不从史源学的角度来分析《千百年眼》，那么《历史的千年之眼》对张燧的高评几乎是空中楼阁，或者说是“他”冠“张”戴，实属不妥。

<sup>⑤</sup> 王克忠主编：《小故事大人生》，新世界出版社 2007 年版，第 176~209 页。

邦”等<sup>①</sup>。此书对张燧的“作者简介”如下：

张燧，生卒年不详，字和仲，明代湖南潇湘人。其事迹生平史籍无载，后人通过考察，了解到张燧“兄弟皆生富贵，好治生产业，而燧独务友朋，耽书史，不为苟同”。明朝灭亡前夕，为避难，张燧东渡日本，终老于彼。张燧博学多闻，勇于思考，能够不拘于传统思想的束缚，揭示隐微，提出异议，往往能独出己见，一鸣惊人。著述多种，而独“《千百年眼》盛传于世”<sup>②</sup>。

此书对张燧《千百年眼》的“作品简介”如下：

《千百年眼》为一部史论随笔的合集。全书 12 卷，511 条。书中对于很多历史上的定论都能大胆质疑，客观分析，且有理有据，恰如邹元标在《千百年眼序》所说，“起古人相与论辩，亦必心服”。此书上起远古，下逮明朝，涉及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教、科技等多领域的内容，还有许多为正史所不载的逸闻轶事。记述具体，议论新奇。作者目光深邃，见识独特，使得此书异彩流溢，盛传于一时。康熙帝将此书列为头等禁书，自己却终生秉烛攻读不辍，足见其魅力之深厚。《千百年眼》虽然在有清一代被列入《全禁书目》，然在晚清又重新盛行于书界，并有多种刊本行世。当今有学者讨论张燧《千百年眼》的价值，认为晚明多史论而少史考，此书专论史部，亦考亦论，“无疑是具代表性的一部史著”，“堪称晚明史学的杰作”<sup>③</sup>。

赵子仪编著《你应该知道的 2000 个文学常识》“笔记小说 ·《千百年眼》”条目的内容为：

① 贾岚生主编，赵子仪编著：《笔记小品精粹》，海潮出版社 2010 年版，第 135~162 页。

② 贾岚生主编，赵子仪编著：《笔记小品精粹》，海潮出版社 2010 年版，第 134 页。

③ 贾岚生主编，赵子仪编著：《笔记小品精粹》，海潮出版社 2010 年版，第 134 页。

《千百年眼》的作者是明代的张燧。他是一位博览群书的学者，勇于思考，往往能够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，揭示隐微，提出异议。所以他创造了这部质疑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旷世奇书。

此书上起远古，下逮明朝，涉及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教、科技，还有许多为正史所不载的奇闻逸事。记述具体，议论新奇。正如书名所示，作者想要看透千百年来中国的历史，康熙帝曾将此书列为禁书，自己却终生攻读<sup>①</sup>。

严凌君主编《古典的中国民间人性生活读本》第1册，完整收录有《千百年眼》卷十一“张千载高谊”条，并予以白话翻译<sup>②</sup>。对张燧及其《千百年眼》评道：“张燧，字和仲，湖南潇湘人，生于明万历初年。他的《千百年眼》是一部富有创意的晚明史论随笔。张燧和朱舜水一样，前半生在中国，后半生寓居日本。”<sup>③</sup>按：此论完全是照搬钱茂伟之言。

众多对《千百年眼》一书进行白话翻译及选录其内容的行为，对于《千百年眼》相关内容的传播不无裨益。

## 2. 学术评价

明清以来，学人对张燧及其《千百年眼》评析较多，兹列如下：

王夫之《船山全书·俟解》称“读史亦博文之事，而程子斥谢上蔡为玩物丧志。所恶于丧志者，玩也。玩者，喜而弄之之谓。……近世有《千百年眼》、《史怀》、《史取》诸书及屠纬真《鸿苞》、陈仲淳《古文品外录》之类，要以供人之玩，而李贽《藏书》，为害尤烈，有志者勿惑焉，斯可与于博文之学”<sup>④</sup>。

清人孙点称《千百年眼》“上下五千年，纵横十万里，网罗美备，持论尤极平允。其抒写心得，独具只眼处，足令阅者惊其新颖，得未曾有。然

<sup>①</sup> 赵子仪编著：《你应该知道的2000个文学常识》，哈尔滨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91页。

<sup>②</sup> 严凌君主编：《古典的中国民间人性生活读本》，海天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98~99页。

<sup>③</sup> 严凌君主编：《古典的中国民间人性生活读本》，海天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98页。

<sup>④</sup> 王夫之：《思问录·俟解》，中华书局1956年版，第1~2页。

核其事实，按之情理，并无一毫偏倚于其间，洵杰作也”<sup>①</sup>。俞樾《古今史要弁言》称《千百年眼》“网罗散失，渊博精详，因考据行其议论，远可追知幾《史通》，近之则赵氏之《劄记》，王氏之《商榷》也。原书本名《千百年眼》，久佚无传本，有友人以重价购自东瀛，将付石印，意犹豫，因贻书嘱予审定。予曰此葫口秘本也，幸而得之，夜光之出重渊，邺骑之来宝玦矣”<sup>②</sup>。王承平指出“上下数千年，碎玉零金，无美不备，原名‘千百年眼’，其命名之意深焉矣”<sup>③</sup>。

章炳麟《膏兰室札记》卷三《张燧〈千百年眼〉论古人文辞》条称“明张燧作《千百年眼》十二卷，证驳疏谬，尤信伪书，固是明世积习；而时有卓越过人者”<sup>④</sup>。周作人评孟子时指出：“明末张和仲著《千百年眼》十二卷，评论古今颇有见识，卷三有‘孟子辟杨墨’一则云……”<sup>⑤</sup>

孙中田、关德富主编《中外文艺禁书大观》“《千百年眼》”条认为：“这是一部记载历代人物事迹的笔记，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，上自帝王，下及文人学者的事迹、言行作了叙述和评论。在清代是列为全毁的禁书”。其特点是“每卷记一朝的历史人物，每人或每事为一条目，叙事评论，仍不脱明人迂阔议论积习，但考证经史仍有学术价值，其中一些评论，有一定见地；评古人诗文，间作翻案文章，只可备一说而已”<sup>⑥</sup>。

卜维萍、米有华等编《阅读与写作》称《千百年眼》“一书是明代一部别开生面的文史随笔，史论部分比重较为大些。其书标新立异，全书共五百余条，上迄先秦典籍，下到诸史百家，涉及面之广也极为罕见”<sup>⑦</sup>。此书引有《千百年眼》卷三“孟子善言《诗》”和卷九“柳公权诗意图”条，并且以此

① 张燧：《千百年眼》，《孙点跋》，光绪乙巳本，上海史学社印。

② 张燧：《千百年眼》，《古今史要弁言》，光绪乙巳本，上海史学社印。

③ 张燧：《千百年眼》，《古今史要序》，光绪乙巳本，上海史学社印。

④ 章炳麟：《膏兰室札记》，《章太炎全集》（一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，第 267 页。按：《膏兰室札记》成书于 1892~1893 年。

⑤ 周作人著，陈子善、张铁荣编：《周作人集外文 1904—1948》，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5 年版，第 499 页。

⑥ 孙中田、关德富主编：《中外文艺禁书大观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 年版，第 23 页。

⑦ 卜维萍、米有华等编：《阅读与写作》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，第 479 页。

两条布置“思考与讨论”，其题面为“这两则短文都是作者在阅读时留下的随笔。作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书本中的知识，而是在阅读过程中，联想到自己已知的各方面知识，产生了新的认识、新的看法。试联系自己的实际，谈谈读书笔记的作用”<sup>①</sup>。

黄立振称“《千百年眼》十二卷，明张和仲纂。所记上自彝轩，下迄明代，凡经史百家，稗官野语，小说家乘，无不搜罗殆尽。以千百年事，为千百年眼，以此为鉴”<sup>②</sup>。

赵传仁、鲍延毅、葛增福主编《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》对“《千百年眼》”的解释为：“是书集古今书籍中的舛错谬误，以及千百年来的一些俗识庸论，予以批评。对一些似是而非，疑而不清之处予以点拨，一匡腐儒之迂阔，顿呈慧眼之卓识，令人耳目一新。所谓‘千百年眼’，有慧眼识千秋之意。”<sup>③</sup>

杨子江《何新批判——研究与评估》中，何新称“明有奇士张燧曾著奇书《千百年眼》”<sup>④</sup>。

关峰《周作人战时思想散论以〈药堂语录〉〈书房一角〉为中心》称张燧《千百年眼》“有不同凡俗的直见”<sup>⑤</sup>。

以上诸条主要论述张燧不同凡响的观点，甚至认为可与《史通》《廿二史劄记》等相媲美。另外，因《千百年眼》中充满着突破世俗的新见，故出现了不少把《千百年眼》进行白话译注或史事解析式的通俗性读物。

<sup>①</sup> 卜维萍、米有华等编：《阅读与写作》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，第 480 页。

<sup>②</sup> 黄立振编著：《800 种古典文学著作介绍续编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，第 471 页。

<sup>③</sup> 赵传仁、鲍延毅、葛增福主编：《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》，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7 年版，第 81 页。

<sup>④</sup> 杨子江编纂：《何新批判——研究与评估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，第 161 页。

<sup>⑤</sup> 关峰：《周作人战时思想散论以〈药堂语录〉〈书房一角〉为中心》，《南京师大学报》2009 年第 4 期。